

人 间
沧 桑

程树榛

人 间 沧 桑

程树榛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117797

新登字（京）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人间沧桑/程树榛著. —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
1994. 12

ISBN 7-5033-0465-0

I. 人… II. 程… III. 散文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
IV. 126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100034）

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4. 125

字数：299千字 印数：1—2,000

定价：12.20元（膜）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作家程树榛的散文集。内分：绵绵桑梓曲；钢铁巨人的故乡；异样风光别样情；东出大海有故人；航行在千里国境线上；流光溢彩，万紫千红；深情厚谊话往昔等七辑。既有生活情趣很浓的忆旧美文，又有出国访问的随感随想；既记录了与师友交往的深情厚谊，又直抒了对大千世界的独特见解。文字朴实，内容丰富，时空跨度大，立体地再现了作家几十年风雨坎坷的沧桑历程。

责任编辑：天 宝

装帧设计：张希广

责任校对：吴 汇

目 录

第一辑 绵绵桑梓曲	
——故乡今昔琐忆.....	(1)
第二辑 钢铁巨人的故乡	
——回忆在富拉尔基的日子.....	(121)
第三辑 异样风光别样情	
——访问南斯拉夫日记.....	(167)
第四辑 东出大海有故人	
——访日掠影.....	(231)
第五辑 航行在千里国境线上	
——沿黑龙江边采访纪实.....	(281)
第六辑 流光溢彩 万紫千红	
——南来北往记游.....	(337)
第七辑 深情厚谊话往昔	
——与师友的交往.....	(391)
后 记.....	(445)

第一辑 绵绵桑梓曲

——故乡今昔琐忆

绵绵桑梓曲

- 回乡散记..... (3)
- 忆当年几多辛酸几多愁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一 (20)
- 与恶运抗争的年月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二 (34)
- 黎明前后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三 (44)
- 水塘钓虾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四 (53)
- 第一次婚变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五 (58)
- 田园生活趣事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六 (74)
- 寸草应报三春晖
- 少年时代生活琐忆之七 (78)
- 一个平凡人的归宿

——大哥的故事	(93)
慈母心，故乡情	(99)
国庆前夕话沧桑.....	(111)
魂牵梦绕忆青春.....	(114)
喜看古城谱新曲.....	(117)

绵绵桑梓曲

——回乡散记

—

我和焦祖尧、沈仁康同志三人，应江苏省作协之邀，由海笑同志亲自陪同，在江苏省进行参观访问，凡十余天，走访了大江南北十余个县市，历程二千余华里，亲眼看到了江苏城乡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，心中时时漾起激动的浪花。由于我们三人都是江苏籍人，对故乡的土地都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，所以，对江苏山河剧变，在赞叹中又蕴含着深沉的幸福和自豪，脑海中录印下一个个令人难忘的镜头。

当然，最使我难忘的是回到邳县的一幕。

邳县是我的故乡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几千年来，我祖祖辈辈，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养育了我们这个浩繁的家族，到我们这一代，已经成为赫赫大族了。

一九四七年秋，我负笈去外地读书。从此，我便离开邳县而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。四十多年来，虽有几次路过家门，

均一闪而过，未能久住而重温儿时旧梦，以致很多既往的印象已变得模糊了。

最后一次回家探望是一九七一年。那时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取得“全面胜利”的日子。林彪窃据高位后，开始炮制他的“五七一”工程，做政变后的皇帝梦；“四人帮”的阴谋得逞，在夺取党政大权之后也正踌躇满志。他们都不可一世地在他们的宝座上颐指气使。中国正在阴霾中痛苦地呻吟。邳县当然也非例外，到处是一派民不聊生的破败景象。断墙残壁上，张贴着语言粗俗、文理不通的派性标语；荒芜的田野里，几只寒鸦在断续地悲鸣。饥寒交迫的乡亲们，苍白的面孔上很难看到一瞬开心的微笑。来到我的故里时，令我忧愤难抑。我少小离家，老大而归，和乡亲们本应有说不完的家乡话，诉不尽的离别情。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像一堵无形的墙，隔开了我们的心，虽是满腹的话语，却相对无言。我那九十高龄的老伯父，仍为“专政”对象，面对多年未见的侄儿，只能用两行热泪来倾诉心曲。而早在一九四二年，我们党在解放区实行“三三制”民主政治时，伯父便是县参议员。那时，他是用手中的手术刀参加抗日战争的。他救死扶伤的医德，在乡里更是有口皆碑，而今却有如此下场，令他悲愤难抑。我的一位堂兄，命运更为悲惨，在前不久与世长辞，我和他连最后一面都未见到。而他本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，北平和平解放时，作为起义军官曾受到党的亲切关怀和照顾。遵照他个人意愿，人民政府给他充裕的盘缠、充分的自由，回到邳县家乡安居乐业。他回来后便一边在本乡小学任教，一边耕种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，倒也安适自在，詎料天有不测风云，一九五七年他也成为那场“阳谋”的牺牲品，

为凑5%右派分子的数字，被打入另册。当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风卷来时，他终于再也经不起“专政”铁拳的惩罚而含恨离去……异乡归来，寡嫂看到我时，欲哭无泪，哽咽无声。我只能用廉价的革命语言来安慰她。自欺欺人，我的心是很疼的。

儿时的好友，知近的亲戚，全无任何亲近感，在此境况下，我从头冷到了脚。故乡，简直是荒凉的沙漠，置身于此，似有无情的冰雹，袭击我身无寸巾的躯体。一天没过完，我落荒而逃了，真如古人所形容的急急如丧家之犬，速速如漏网之鱼。

从此，故乡对于我成为可怕的字眼，我有点望而生畏了。

二

此次去江苏学习访问，在高兴之余，心里萦绕一个难题：回不回邳县一趟？不回去吧，离上次回家近二十年了，我对她一直魂牵梦绕，总难忘却；回去吧，那次痛苦的记忆犹新，留在身上的“痍症”还隐隐作痛。我害怕还遭到那种难堪的冷遇。向妻子女儿征求意见，几乎遭到一致的反对：去那儿干什么，有什么值得你思念的。那个狗不拉屎的穷地方！

她们哪儿理解我的心啊！

不久前，我的一篇报告文学获了奖，奖品是一件高级组合音响。运回家后，我让它给我放出来的第一只歌曲便是程琳演唱的《故乡情》。老实说，我不太欣赏程琳的歌喉，觉得她有些矫揉造作，缺乏天成浑然的朴素美；但唯独这首《故乡情》却使我百听不厌，心驰神骋。乐曲一响，我便沉浸在

它所描绘的特有的“意境”中。“……几度芳草绿，几度霜叶红，以往的幻境，依然在梦中。他乡也有情，他乡也有爱，怎比我少年故乡行？”一闭上眼，村旁的小河，陌头的松林；崖畔的垂柳，庭院的梅花，一齐呈现在面前。于是，我又想立即跨到家乡的怀抱，喝一杯运河水，亲一亲邳州土，听一听那浑朴的乡音。于是，我又心动了……

到达江苏和海笑同志一见面，他就对我说：我为你安排好了，最后让你在邳县住上几天。那儿的“父母官”也打过招呼了。他似乎看出我心中的疑虑，又再三说：你的家乡变化大极了，非常值得回去一看，不谈别的，光说那几十万株水杉吧……在路上他不断和我讲起水杉在邳县扎根的故事：早在一九五八年，原在江苏省农业厅当处长的李清溪，下放到邳县任县长。在上任之前，他到林学院拜访一位教授，请求卖给他一百株水杉树苗，当他上任之用。当时，水杉刚从湖北山区移植过来不久，数量很少，非常宝贵，而且不大适宜种植在苏北土壤，因此被婉言谢绝了。但李清溪并不死心。他又找到学院的老院长，百般恳求。老院长终于为他的挚诚所感动，破例卖给他一百株树苗。李清溪如获至宝，珍贵地裹在挎包里而后带着它们走马上任。赴任后的第一个会议，便是召集市政府科以上干部在一起，研讨如何栽培这一百株水杉的事儿。最后，决定全部栽植在县政府大院的空地上，分头承包，落实到个人，李清溪自告奋勇担当技术指导。他每天早起晚睡，为树苗浇水施肥，剪枝去桠，精心培育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县委其他领导人，也照此办理。最后，这一百棵水杉全部成活了。一株株枝叶繁茂、亭亭玉立。政府大院内纵横成行、绿荫夹道，呈现一派勃勃生机。在“三年困难”时

期，它们不仅为荒瘠的邳县大地增色不少，也为饥寒交迫的人们带来希望。于是，李清溪的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了。人们都在学习老县长的榜样，到处都在培育此种树苗，从县府大院，到城关闾巷；从水坝河堤，到宅前房后，水杉树苗无所不在。几年之内，成千上万株水杉在邳县大地上挺立起来了，据统计，现在已达一千四百余万株……

听了海笑同志有声有色地叙述，我更加神往家乡的剧变了。老海是个细心人，充分理解我的心意，在我们大江南北之行后，从连云港出发时，决定乘汽车西行。“让你看看邳县全貌。”老海说。

在连——徐公路上，汽车以每小时一百余公里速度飞驰而行。我归心似箭，恨不得一步跨进家乡境界。汽车刚出新沂县界不久，海笑同志突然对我说：“树榛，你看，前边就是你的家乡了！这水杉是最好的标志。”

我抬头一看，面前果是别有洞天。只见笔直的柏油马路两侧，两行高耸云天的水杉整齐排列，葱绿的枝叶，紧密地靠在一起，形成一道望不尽的绿色长廊。我精神不由为之一振，连叫停车。

车停了，我迅速走下车来，走近亭立的水杉旁，亲切地抚摩那墨绿的树干，凝视着繁茂的密匝的枝叶，心中漾起难以言喻的感情波澜，拿出相机，留下了难忘的镜头。祖尧、仁康，亦对面前的无限风光赞叹不已，纷纷在树前留影。

留连一会儿，又登车前进。几十里的绿色长廊，绵延不断，凭窗远眺。一片绿的世界，令人叹为观止，心旷神怡。

汽车进入邳县县城时，更使我目不暇接了。到处高楼耸立，烟囱如林。大运河上，一桥飞架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，

一扫我脑海中旧时的印象，而是全新的镜头。记得四十一年前我离家去外地求学，途经此处时，只是稀寥寥的几家小杂货店，过河时如等一趟渡船，需要两个小时。这个当年名曰“大榆树”的小镇，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仅此而已。和眼前的情景比，真有天壤之别啊！

我们的汽车穿过几条绿荫蔽日的大马路，来到了县委、县政府大院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仍是高大的水杉树。它们布满院内，摩肩接踵比比皆是，好一个水杉的世界！县文联负责同志吴洪浩，奉县委之命，在此迎候我们。当海笑同志介绍我们和他认识后，他没有首先领我们去会客室休息，而是参观院内的水杉和那株高可参天的“水杉王”。这是当年老县长李清溪亲手所植。小吴介绍说：中国林业科学院一九八四年专门派人测量过这棵树，当时身高为二十三米，胸径达五十厘米，它生长得好快呀！除了因为有肥美的土壤外，就应归功于主人老县长的栽培了。可惜，老县长已经离休，不在院内，否则，我们一定要和他好好叙谈一番，并表达我们的敬意了。

在县委朴素的休息室里，县府负责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近年来邳县发展情况。他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邳县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。本来是“蛤蟆撒泡尿都会发水灾”，人们年年逃荒要饭的穷地方，变成了旱涝保收、丰衣足食的小粮仓。县城成为四通八达的水陆码头，它东接连云，西通徐州，南达淮阴，北去兖州。每天有十多万人在此集散。城内百业俱兴，百货齐全，可说生意发达，财源茂盛。近年来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，改变了多年邳县有农无工、有

商不活的状况。谈到这里，这位负责同志还加了一段小插曲：邳县现在不仅工商业振兴，农业发达，在饮食业上也冒了尖。在吃的方面，有“一香一臭、一红一绿、一快一慢”之说。我们一听，兴趣来了，要求他详作解释。他笑了起来，顺口说道：

邳州大曲加腐乳，前者为香，后者为臭。

大辣椒加苔杆儿，前者为红，后者为绿。

清燉乌龟和红烧兔肉，前者为慢，后者为快。

对这有趣的介绍，我们连忙掏出笔头，记在笔记本上——这是作家的职业习惯。

县委负责同志最后概括地说：今年邳县工农业总产值，已超过一亿元，其发展速度属中等，叫做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人家骑马，我们骑驴”。

在描绘大好形势的同时，这位领导也说起一个隐忧：就是邳县人口增长太快。到现在为止，全县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人。这是在户口簿上有名有姓的，另外还有二十万人不在册。他们都是这些年计划生育之外“超生”的。在农村，计划生育的难度还很大。“多子多孙多福气”、“重男轻女”的旧习俗，仍顽固地统治着我们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同胞的头脑，以致把政府号召置之度外。妇女们在怀孕之后，立即投亲靠友，逃避计划生育人员的监督（此地人们把这种行为叫做“逃生”）。这些不在册的“黑孩子”在襁褓中还可“忽略不计”，但年龄长大后，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——几十万“无笼套的野马”，是一个不安定因素。因此，政府已决定，要把这些“黑孩子”落上户口，纳入正常人培育的轨道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又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担。

“这真是个大难题儿。”我不由接口说。

“不过，总是有办法解决的！”那位负责人乐观地说，“大江大海都过去了嘛！”他说得很轻松。

看来，饱经忧患的邳县人，已经锻炼出一副克服困难，敢挑重担的铁肩膀。从这位老乡的谈吐上，我充分领悟到这一点。

改革的大潮，席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，邳县大地也在大潮中更新自己的面貌。人们都在大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，并受到应有的锻炼。在新体制诞生之前的阵痛中，邳县也难免不偶尔扭曲一下多病的身躯。我想，过不了多久，在旧蜕完成之后，邳县会更加鲜亮、更加光艳照人的。

我在内心里衷心地祝福着她。

三

县委领导体察到我这个远方游子对故乡热爱的拳拳寸心，不仅为我安排了舒适的住所，还专门派了一辆小车供我使用。县委书记老严说：因为你是回乡探亲，应该自由一点，县委就不派专人陪你了，这样和亲友谈话也随便些。不过，热情的县文联主席吴洪浩，还是把我送到我的出生地——程圩。

一踏进程圩的土地，我的心便无法平静了。这是我几十年来梦魂萦绕的地方啊！她已经变得我无法辨认了。名副其实的“面目全非”。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从村的中心穿过。路的两旁，层层叠叠排列着垂柳、洋槐、榆树和梧桐。水杉为其屏障。绿荫深处，一座座新盖的青堂瓦舍和方方正正的院落，鳞次栉比。池塘内红荷点点，碧叶片片。岸边有几个老人正持竿垂钓，神情悠闲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。我本想上

前招呼，可仔细一看，全是一张张生疏的面孔，便不敢贸然从事了。

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“家”。但是，我从小居住的几间老屋已不复存在，在原来的地基上，盖起一座崭新的瓦房。大门紧闭着。我走上前去敲了敲门，半晌才从门缝中闪过一个影子。这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一副天真而稚气的面孔，那双机灵的大眼，对我执著地审视着。我也端详着她。我们的目光对峙一会儿，谁也没说话，最后，还是她先问我，她发问：“你找谁呀？从哪儿来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但我的脑子里立即闪出唐朝诗人贺知章著名的诗句：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
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儿童相见不相识，
笑问客从何处来。

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吗？当年诵读这诗句时，怎么也无法理解诗人的感情，现在可以说是心领神会了。

我没说明自己是谁，只是问她：“你爸爸妈妈哪儿去了？”她简单地回答：去县城奶奶家了。她的奶奶是我的嫂嫂。哦，原来她就在县城，我们很可能失之交臂了。

我怅然而去。

迎面碰见一鬓发斑白的老人。他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看去似曾相识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。而老人却怔怔地望着我，少顷，问我：“你不是树榛吗？不认识我了？”

一听声音想起来了。儿时的记忆从遥远的地方飞了过来：他是我一位近房哥哥，名叫程树楹，是我的启蒙老师。我最初就是跟他学起人、狗、刀、尺、手的。当时他是那么年轻、英俊、挺拔，而现在却是老态龙钟了。

“大哥，是您！”我亲热地叫他，我不敢认他了。

“是啊，几十年不见了嘛！”他感慨地说，“时间催人老呀！”他把我领到他的家中。

还是当年的庭院。那棵古槐仍屹立在那儿，枝干虬曲，但却苍遒劲拔。据说这树是我们一位祖先亲手栽的，栽在一个风水好的地方，所以，我们程家才那样人丁兴旺。多年来，无人敢于砍伐它，怕伤了“风水”。中间曾几度衰萎，几致枯死，但靠着它的根扎得很深，很远，凭借着土壤内充裕的养分，才又复苏旺盛起来。当然，这又引起本族中一些老人的附会：这是程氏祖先庇佑后代的象征，说明我们程家历久不衰子孙繁衍的盛世。儿时对这些传说是带着虔诚的心情聆听并深信不疑的，现在想来，却又觉得幼稚可笑了。不过，它们都是知识贫乏，听天由命的老一代人的精神支柱，是历史留给他们的负担，是难以责怪他们的。而今我又伫立在老槐跟前，多么希望祖先痴迷的向往是真实的存在啊！

四

树楹大哥向我详细讲述了程家圩几十年来的变迁，父老们的际遇以及他本人坎坷的命运。从他带有酸、甜、苦、辣，味味俱全的叙述中，我知道了程圩和我们多难的祖国一样，这些年也是风风雨雨曲曲折折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的